

● 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

● 刘白羽 主编

王汶石

# 王汶石小说选



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

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

# 王汶石小说选

刘白羽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王汶石

书 名:王汶石小说选  
作 者:王汶石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375  
字 数:20 万  
版 次:199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定 价:10.90 元(平) 14.90 元(精)  
ISBN7—80579—788—9/I·648

---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总 序

刘白羽

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快半个世纪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我国的文学创作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虽曾遭受过挫折，但毕竟以其深深扎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扎根于神州大地而呈现出勃勃生机。近 50 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作家凭藉着对人民共和国的忠诚，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以饱蘸深情的笔触，创作了无数优秀文学作品——或小说，或诗歌，或散文，或报告文学，或戏剧、电影文学剧本，……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或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惊涛骇浪，或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暴风骤雨，或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丽场景。它们以不同的文学形式，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英雄模范人物，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惊心动魄、耐人寻味的故事，讴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弘扬时代的主旋律，赞颂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正是这无数人民作家和无数优秀作品，撑起了人民共和国文学殿堂的大厦，装点了共和国文学园地的春天，奉献给人民以精美的精神食粮，肩负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现在的年轻读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涌现出来的

许多优秀文学作品或许相当熟悉，然而，对共和国诞生后不久相继问世的大部分优秀文学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似乎还非常陌生。而这些优秀文学作品，无论其表现形式、创作手法如何，大都以共和国诞生前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为题材，再现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英勇奋斗、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活，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吸引和教育了几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今天，那种血雨腥风、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狼烟四起的时代离我们比较遥远了——人民共和国的航船已经驶入了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正在进行着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了新的伟大的历史航程。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过去民族的苦难，不能忘记我们党和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不能丢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革命战争年代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勇往直前、顽强拼搏、顶天立地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因为，这种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和伟大精神，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因为，这种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和伟大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迈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光辉灿烂的明天的前进动力！江泽民同志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其目的和意义正在于此。

十分感谢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他们根据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从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徐如麒、李春林等同志的策划下，着力编辑出版《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丛书，首辑就准备出版茹志鹃、王愿坚、王汶石、峻青、马烽五位同志个人的短篇小说专集。这些专集，收入了这几位著名作家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堪称共和国诞生后不久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这些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以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背景，取材于火热的斗争生

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读着这些作品,回顾我们党革命斗争的历史,人们不仅对革命斗争年月的艰苦斗争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而且将得到美的享受。尤其是对于培养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都是大有裨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好事。

在《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即将付梓之际,写下这些话,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六月

## 自序

王汶石

这是一部写农民的书，一部塑造合作化时期农村新人形象的短篇小说集。

我本乡下人，家在黄河之东汾河之阴的晋南黄土高原上。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至今，在故里，我还有一院老旧的住宅。那儿，高高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广袤的田野，古老的村落，以及那金色的麦浪，火红的柿林，无不时时处处启动着我无穷无涯的遐想；那左邻右舍的大爷大娘、伯伯叔叔、哥嫂姐弟、侄儿侄女，或尚健在或已故去的亲人们，也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我的惦记或追思的心。

写作上，很自然，我也就钟情于农村田野，钟情于农民，钟情于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

1953年冬天，地处渭河平原东部的渭南县委要试办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集体化，共同劳动，共同富裕，这是我从少年

时代起，就在革命队伍里奠定了的由来已久的信念、梦想和向往。我奔向渭南，在带渭区双王乡，跟县上派出的工作组一起，协助双王村互助组长、县劳模刘述贤同志，经过一个冬春建立了渭南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以后，我在那儿还协助另外的合作社的建立。在那些日子里，对我来说，一切都那样新鲜奇特，那样令人感奋。我不无惊喜地发现，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时常显现出某种闪光，某种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情愫的闪光。

这正是我所最珍贵最触动我心灵的东西。

写新人，这是我给自己立下的文艺创作信条。新人，那怕是最普通最平凡的小人物，只要他身上闪耀着这种闪光，即便它还只是一些光点，或者只是老枝上的一叶新芽，我也把他看作新人，视为英雄，仰视他，以最敬重最虔诚的心态，拿起我笨拙的笔，以自己所能拿出的技巧，精心刻画他们独具特色的个性化的艺术形象，塑造和弘扬他的思想性格和道德情操。

新人鼓舞着我。这期间我以自己的所闻所见所经历所体验写了一些短篇，数量上我写得不多，所幸都为宽厚的读者所接受。

1958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我把这些小说集为《风雪之夜》一书出版。次年，适逢国庆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将这本书选入国庆十周年献礼丛书之列。此后，两家出版社同时印行，先后共印了七八版，出书数十万册。与此同时，外文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英文本，对外发行。

文革后的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再版时，我又在原版本上增添了四篇作品，截止1984年，新版先后两次又印了几万册。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也再版了一次。此后，十多年来，除各地各种选本以及一些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材中常常选用的几篇外，这本书一直没有再印过。有人写信向我求书，其中还有本书的老读者。他们想重新得到这本书。

正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计划出一套丛书，要我选一个短篇

集，并且说明只选文革前十七年的作品，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约请。但十分抱歉的是，如前所说，我写的小说数量不多，选也只能从《风雪之夜》一书中选出，另外再将其它两篇作品收入，以满足那些不弃浅陋还愿意翻翻我的作品的读者朋友们。

1996.5.8

## 目 录

|              |         |
|--------------|---------|
| 总序 .....     | 刘白羽 (1) |
| 自序 .....     | 王汶石 (1) |
|              |         |
| 新结识的伙伴 ..... | (1)     |
| 风雪之夜 .....   | (15)    |
| 卖菜者 .....    | (28)    |
| 春节前后 .....   | (54)    |
| 老人 .....     | (73)    |
| 春夜 .....     | (91)    |
| 大木匠 .....    | (116)   |
| 井下 .....     | (139)   |
| 蚩蚩 .....     | (160)   |
| 夏夜 .....     | (173)   |
| 村医 .....     | (194)   |
| 卢仙兰 .....    | (198)   |
| 严重的时刻 .....  | (208)   |
| 沙滩上 .....    | (227)   |

## 新结识的伙伴

“你是吴淑兰吧？……昨天，你一开口发言，我就想：这一定是那个有名的吴淑兰。……总说去看你，一直没腾出工夫。……啊呀，天，你长得多秀气啊！……”

吴淑兰，一个肤色微黑，瓜子形脸庞，约莫二十七八岁的农家妇女，站在路边的田埂上，穿一件合体的阴丹士林小衫，黑市布裤子，嘴角挂着宁静而好奇的笑容，望着对她说话的人。身后，是碧绿如海的棉田和明朗的天空。

对她说话的，是一个同她一般年纪，但外表上看来比她显老的女人；中等身材，圆肩头，红喷喷的脸，翘起的上唇；眉眼里露出的神气，表明她是个泼辣、大胆和赤诚的女人。吴淑兰望着她，眼睛在问着：“这是谁呀？”

“我是张腊月。……”那个勇敢的女人自豪地说，“闯将张腊月。听说过吧？”

“知道，知道！”举止文静的吴淑兰，被“张腊月”这个她曾说起过多少次的名字，被眼前看到的这个真实的女人，以及她那赤裸裸的对人的态度所感染，也情不自禁地活泼起来。她急忙握着张腊月的粗壮的手，说道：“听乡长说，你也来开会，……前天，投我到乡里，乡里人说，你已经起身了。……”

“我是个火炮性子，一点就响，不爱磨蹭。”张腊月高喉咙大嗓子说，“头回生，二回熟，今天见了面，就是亲姐妹啦。……我都打问过了，咱俩同岁，都是属羊的，对吧？”

“对！”吴淑兰笑着回答。

“啊！你看，多巧啊！”

张腊月望着吴淑兰，不服气地说道：“啊！几天来，我一直在想：那个吴淑兰啊！一定有三个头，六个膀，……一定比我高，比我壮，……人家说你长得比我秀，我就不信，……想不到，你这个俏娘儿，竟然同我作起对来了！”

淑兰笑着说道：“张姐，你也很俏啊！”

“我？俏？”张腊月快活地挤挤眼，一本正经地说：“听我妈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倒很俏，俏得连哭出来的声音，她也听不见。……后来，给赵百万家当了几年粗丫头，……结婚以后，又一直跟我那死鬼男人牵牛、跟车，慢慢变得不俏罗。”说着，她一把将衣袖捋到齐肩脾处，露出粗粗的黑褐色的胳膊，伸到淑兰面前，自我打趣地说：“你看这多俏？”

淑兰急忙按住她的胳膊，说：“快把袖子拉下来吧。那边有人看咱们哪！”

腊月急忙理好袖子，同时向另一边的田塍望了一眼，回过头来，耸一耸鼻梁，悄声说道：“我才不怕他们哪！”

“你真行！”吴淑兰赞叹着说。

“从土改到现在，我已经闯惯了！”张腊月得意地说，“你看来还很嫩，头一回抛头露面吧？”

吴淑兰点点头。

“入党了没有？”张腊月关心地问。

“还没有！”淑兰羞赧地回答。

“哟！你怎么能不入党！”张腊月瞪着惊奇的眼睛，“快申请吧，啊！快申请吧！唉你——！”

“已经申请了!”

“那就好——，你男人该不拉后腿吧？……从前，他们都说女人拉男人后腿；现在，倒过来了，有些男人，拉起女人的后腿啦。……你男人是个啥样人？”

淑兰答道：“是党员！”

“那更好！”张腊月庄重地说，“不过，拉自己老婆后腿的党员也有的是呢。我那个死鬼，就是这路货。……可是呢，他到底被我教育过来啦！……对自己的男人，要经常教育呢，免得他们绊手绊脚！”

“我那位……倒是常常教育我呢！”淑兰温顺而坦率地说。

“怎么？你拉过人家的脚后跟？”腊月带笑地质问。

“那倒没有！”淑兰回答。

腊月凝望着淑兰，想了一想，意味深长地笑道：“我看出来啦！你一定是人家说的那种：好女人！”

吴淑兰抿着小小的美丽的嘴，文静地笑着，热情地望着像狮子一般泼辣的张腊月，默认了张腊月的说法。

吴淑兰真是个好女人，从小，她的寡居的母亲，对她管束得严厉。快出嫁时，妈妈又对她说：“到别人家里，比不得娘面前。……遇事，要检点。……记住娘平日的话，要当个好媳妇……。”淑兰回答道：“娘，我记着你的话！”

“好媳妇！”村里人谁不这么夸奖。

“好媳妇！”夫家的亲戚谁不这么传诵。

“好媳妇！”丈夫的朋友，谁不这么赞叹。

可是她的丈夫，听到这种赞叹，只是笑一笑，不说什么话。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基层干部，他把照顾家庭的时间，全部用到工作上去。和别的干部家属不同，吴淑兰从来没抱怨过，自始至终，总是带着她那永不失去的宁静的微笑，担负起一切繁琐的事务：抚育孩子，孝敬公婆，缝缝补补，锄地，割草，喂牲口……

有时，丈夫对她说：“今晚开群众会，你去参加吧！”她对他笑笑，不说什么，依然坐在灯下，依然拿起针线来。

过不久，丈夫又对她说：“明天党支书作报告，你去听听吧！”她对他笑笑，不说什么，第二天，照常托着洗衣篮子，照常到井边去了。

不久，丈夫又对她说道：“村里要办个妇女学习组，你也去报名吧！”她对他笑笑，不说什么，仍旧低着头，仍旧去做自己早已安排好的，三百六十天每天该做的事。

丈夫说的回数多了，有时还流露着责备和不满，她便张大疑惑不解的、惊愕的眼睛望着他，温和而小声地说：“这不就很好么？”

丈夫望着她，摇头、皱眉、叹气。……

村里办了社，吴淑兰和妇女们一起下地。她无论做什么都实心实意；干起活来，哪一个妇女也比不上她；她无论对谁都实心实意，哪一个妇女也都喜欢她。半年，她被选做副队长了。她既不特别欢喜，也不推脱，仍然像个“好媳妇”的样子，承担新的事务。每次社、队开会，她既不缺席迟到，也不发言，总是拿着针线活计，坐在会场一角，静静地笑着，听着人们的争论；散会了，她便回家去，既不早退，也不多停留。……

去冬，大跃进开始了，人们的生活，像旋风一般热烈紧张了，吴淑兰在不知不觉中，也被卷了进去。她参加干部学习班，又参加妇女学习组，上党课也每次都去听了；她守在家的时候少了；她说话的时候多了；她开始在稠人广众中同人争辩；有人对她不满，她开始有了“敌人”了；她的眼睛里有了奇异的光采；她的嘴角泛起了新奇的笑容；她的丈夫时常以询问的目光望着她；她变了！她也觉得自己变了；但究竟是哪一天变的，她却说不上来。

这时，“闯将”张腊月的名字传遍了全乡。她领导的妇女生

产队，在打井，挖渠，积肥，翻地……每一次竞赛中，都牢牢地把红旗抓在自己手里。许多挑战书飞向张腊月，可是蛮勇无比的张腊月，一次也没让对手压倒。

还在半个月前，张腊月隐隐听说，南二社有个叫吴淑兰的妇女队长，在不声不吭地跟她暗赛；又说，吴淑兰队每个人的农具上，都贴着一张“赛倒张腊月”的小纸条，果然，不到十天，在乡的评比会上，吴淑兰的队员们，意气昂扬地把红旗扛走了。那天张腊月因事没去参加会，下午，她看见队员挟着一面黄旗跑回来，怒冲冲地喊道：“你们这伙吃冤枉的，怎么拈回来个这！……咱那面红旗呢？”“叫吴淑兰拈走啦！”队员们低着头说。“哪个吴淑兰？敢情是有三头六臂？”“比你秀气、好看多啦！”“我倒要看看这个吴淑兰，究竟比我好看多少？……”

凑巧，县上在东乡组织一次棉田管理现场会议，乡党委派她们两人来参加，她们就在这里结识了。

一见面，腊月就爱上了吴淑兰。

“不要太高兴得早了！你这个好女人哟！……”张腊月望着凝重含笑的吴淑兰，快活地说，“有张腊月撵着你干，你想喘口气也办不到！……呃？不信？来试试吧！”说着，她举起手来在吴淑兰的肩上重重地捶着。

吴淑兰笑着躲开她。

这时，有个穿夏威夷府绸衫的男子喊道：“大家注意！现在去村北，看一块老婆婆们的试验田。大家走在一起，不要拉远了！”

“走吧，好女人！”张腊月拉着吴淑兰的手，跨上大路，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并肩走着。走在她们前后左右的一群男女，都以好奇和尊敬的目光，望着她们俩。

当天夜里，开完小组讨论会，吴淑兰回到自己的住处，房东家的小姑娘，已经给她点亮了煤油灯，热情地等待着她。吴淑兰

一边同姑娘闲话，一边望着这间陌生而亲切的房子，心里充满了新奇、喜悦的感觉，她忽然想到她的丈夫，他常常出门去开会，去参观，住在陌生人的房里；如今她也亲身经验着这种生活，住在素不相识的人的家里，大家却像老邻居老朋友似的亲热。“啊，原来他在门外的生活就是这样？多有意思呀！”吴淑兰愉快地想。

张腊月挟着个铺盖卷闯进来了。“我给杨科长说了，咱俩住在一起。你这里住得下吗？你同谁在这里住？”

“跟这个小妹妹！”吴淑兰热情欢迎张腊月，从腊月手里接过铺盖卷。

张腊月笑哈哈地说：“小妹妹，咱们挤一挤行吗？”

“欢迎！”姑娘高兴地说。

张腊月装出很认真的态度说：“我得向你说明白了：我这人，睡觉可不老实，伸胳膊蹬腿的，什么全来，你可得留神！”

“我不怕！”姑娘笑着说，“我给你预备根棍子！”

“行！”张腊月笑着，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搂着吴淑兰的脖子，滔滔不绝地说道：“吴姐，咱们俩交个好朋友吧。从前呀，男儿志在四方，五湖四海交朋友；如今，咱们女人也志在四方啦，咱们也是朋友遍天下。吴姐，你说说，多有味儿！”

吴淑兰满身欢喜，却不知说什么好。她急忙动手铺起床铺来。尽管，她的外表仍是那么平静，她的内心，却被某种从未经验过的情绪所激动，她不住地用快乐的目光，瞧着她身边这个出奇的女人，这女人，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就同她打得火热，她觉得，她再也离不开这个新结识的伙伴了。

第二天午后，两个新结识的伙伴，肩靠肩地踏上回家的大路。她们每人的肩头，都挂着一个用布包裹的铺盖卷，胸前挂着装干粮的旅行袋和喝水用的搪瓷杯。她们的鬓发和肩头上，落了一层细微的黄土；鞋袜和裤脚变成了土黄色。她们一边匆匆赶路，一边热烈地讨论如何赶过东乡，一边又不住地向天顶和四周

张望。

旷野里，这儿那儿，风儿卷扬着黄尘，忽隐忽起，互相追逐；天空，聚满了灰突突的雨云；一块块深灰色的云，在低空向西飞奔，它们飞得那么低，仿佛一举手就能捉住一块似的。

“张姐，咱得放快些走。”吴淑兰仰望着天空，焦急地说道，“看这老天毛毛躁躁，一派不干好事的样子！”

“啊呀呀，不怕的！”张腊月毫不在乎地大声嚷嚷着，“要下就让它下大些吧！”

吴淑兰笑道：“啊呀，张姐！你快到家了；可我，还有十多里路呢！天也不早了，这阵儿，日头怕快要落了！”

“你又来了！”张腊月不满地说，“给你说了多回啦！……今天，你务必要到我家去。……你要不依我，就不够朋友啦。”

她说最后一句话时，故意用着男子们的语调。

“那也得走快些，免得挨雨浇啊！”

“这倒还像句知己话。”张腊月高兴地说，同时加快了脚步。在她们的身后，黄尘从她们的脚底飞扬起来。

昨天晚上，她俩挤在一个坑上，亲亲热热地说东道西：男人啊，女人啊，孩子啊，社里的小工厂啊，缝纫部啊，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啊，各自的计划啊，目标啊，……一直到鸡叫二遍还不睡。吴淑兰比张腊月更激动，她从来也没说过那么多的话，把她从前说的话加在一起，也没昨晚说得多。谈话中，张腊月要吴淑兰到自己家里去作客，淑兰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可是，今早醒来，她又变了卦，急着想回到社里去，为了这，张腊月跟她斗争了一路。

天空越来越昏暗，不久，风静了，云儿凝结在天空动也不动；一忽儿，大路上出现了斑斑点点的麻坑，路旁，辽阔幽深的棉田里，送出蓬蓬的声音。

“哟！这鬼天，真同老娘作起对来了！”张腊月大声嚷着，仿